



*This is
how it ends*

我从未许诺你 一座玫瑰园



[爱尔兰]凯瑟琳·麦克玛恩◎著 梅静◎译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This is how it ends

我从未许诺你 一座玫瑰园

[爱尔兰]凯瑟琳·麦克玛恩◎著 梅静◎译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2-51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从未许诺你一座玫瑰园 / (爱尔兰) 麦克玛恩著；梅静译. —
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3.1

ISBN 978-7-5143-1234-8

I. ①我… II. ①麦… ②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
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19451号

THIS IS HOW IT ENDS By KATHLEEN MACMAHON

Copyright © KATHLEEN MACMAHON 2012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VICKI SATLOW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MODERN PRES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作 者 (爱尔兰) 凯瑟琳·麦克玛恩
译 者 梅 静
责任编辑 张桂玲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20
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1234-8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第一章

时值仲秋，一个微雨的周一清晨，布鲁诺·博伊兰终于踏上了祖先的故地。

他所持的是往返机票，票价为四百美元。几天前，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家中就完成了预订。点几下鼠标，再输上一串十六位数的信用卡卡号，一切就搞定了！没有实物票，只有发到邮箱的打印件和客票号。没有出现航班延误、中途逗留和无法穿越大西洋的恶劣天气。他喝了饮料，吃了便餐，又看了会儿书。接着，他吃了颗赞安诺（镇静剂），一举打发了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。他是轻装出行，所有的行李就是一只小背包和一个手提帆布包——完全不像一次长途旅行。

广播的砰砰声吵醒了他。他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脸抵着遮阳板，正可怜兮兮地蜷靠在机舱壁上。他撑着身子坐起来，一头靠在了椅背上。接着，他又一次闭上眼，安静地等待广播再次响起。

突然，一阵强烈的不适感排山倒海般地向他袭来。背疼得厉害，他试着舒展了下已经蜷了很久的膝盖，弄得关节咔咔作响。坐了太长时间，屁股也疼起来了。而且，他需要去小解了。旅途里的那些零碎东西此刻也七零八落地散了开来：搭在膝上的薄毯、挂在大腿上的耳机，还有一本书，也不知道被塞到身下什么地方去了。不过他已经麻木得完全顾不上管它了。他的鞋在座位底下。他得赶紧将它们找出来，再把自己的脚塞进去。他最后放纵了一下自己，再次尽情享受了一会儿穿着袜子踩在地毯上的感觉。

又一阵脉冲的声音之后，飞行员的声音在整个机舱里响了起来。布鲁诺只能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，但他连蒙带猜地，也大致听明白了他在讲什么。他们很快就要开始降落了。好像跟都柏林的天气有关吧，不过具体讲什么布鲁诺实在听不清了。于是，他推开遮阳板，凝视起外面厚厚的白云来。除了一侧异常平稳的机翼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

他将注意力转回到了前排椅背上的那块蓝色小屏幕上。那儿有一张移动的地图—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美国东海岸的大致轮廓，接着是广袤的大西洋，然后，右上角出现了爱尔兰和英国。一条长长的弧线画出的正是此次的航行路线，虚线的末尾还有个飞机图案。此刻，这架虚拟飞机差不多已经在爱尔兰的上方了。不过它真是大得太不像话，简直都快把整个爱尔兰给遮完了。

布鲁诺心里咯噔一下，冷不防感到一阵恐慌。对于飞机的到达，他本该做好心理准备的。他还没准备好。他不应该睡着的。他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！他应该亲身参与整个旅程的。他想起了有人曾告诉过他：当飞机抵达某地之后，印第安人会在机场静坐一会儿，以便让他们的灵魂赶上他们的身体。布鲁诺突然觉得这很有道理。他的灵魂跟他的身体错位了，他需要时间赶上去。

面前的屏幕变了。现在，上面显示出一串数字。距离目的地还有：23分钟。

他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。他一定要把脑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理清楚。

失业已经三周了。这三周就像三年，又像三天、或三个小时。它没有任何意义，仿佛就是上辈子的事儿一般，但那种感觉又是如此真切，撕裂的伤口仍旧火辣辣的疼。

距离选举还有一个月，但等待真是一种煎熬。你得不断拿“水到渠成”之类的话来说服自己，让自己相信，从现在开始的第一天，都可能

会出现最终的结果。然而，等待还是太难熬了！

而此刻的布鲁诺，正因在这万丈高空，还有23分钟才能到达目的地。他想象自己成了一个小人儿，一块人形的生姜饼，就走在那张移动的地图上。他描着那条跨越大洋的弧线，画起了自己的旅行路线。他描着描着，突然，屏幕一下子变黑了。

广播又一次响了起来，舱室照明灯和安全带指示灯也全亮了。空服人员开始分发入境卡。刺眼的灯光下，布鲁诺接过他们递来的圆珠笔，仔细地填好了自己的卡。但填完之后他却发现没处放，于是只得把它塞进书的内封，然后将书紧紧地按在了腿上。

飞机开始慢慢地穿过云层降落，布鲁诺蜷在窗边，期待地凝视着外面的一片虚空。他能看见的只有窗子上淅淅沥沥的雨，以及巨大的灰色机翼。在厚厚的白色云层中，根本无法得知他们到底离地面还有多远。

突然，窗外出现了绿色。湿润的青草、红白条纹的风向带、一排低矮的灰色房屋飞掠而过。接着就传来了轮子撞上地面，又快速弹起的可怕声响。真是一次糟糕的降落。在刹车终于起作用之前，机身剧烈地左右摇摆了好一会儿。布鲁诺双手抱住前排椅背，才没有往前扑倒。

飞机慢慢滑向航站楼的时候，他高兴得都有些发晕了。经过这么多年，他终于做到了。三十年前的临终嘱托一直困扰他至今。现在，他终于做到了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想象自己可以就这么坐在飞机上再飞回去。但他突然意识到，回去已经一无所有了。

倾身去摸索地板上的鞋子时，他感到脊椎都在颤抖。他将耳机塞进椅背后的小口袋里，解开安全带，坐在那，极想刷个牙。

飞机颠簸着停稳了。舱门打开的时候，一大股新鲜空气灌了进来。人们立刻起身翻起头顶上的行李舱，取回自己的东西。他们会停上片刻，等人流动了，再拖着步子，像拴在一起的囚犯一样继续往前挪动。布鲁诺挪到了靠过道一侧的座位上，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伸手取下了自

己的包。接着，他也顺着人流往机舱口走去。他冲空姐点了下头，就跨进了连通航站楼和飞机的空桥，开始跟着前面的人走了上去。走在这样一条有序的队伍中让人觉得莫名地安心，就像是走在朝圣的路上一般。

跨过转角的时候，空桥就像浮堤一样摇晃了一下。他的胃也跟着翻滚起来。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气球。他卸下肩上的包，让它直直地垂向地面，然后紧紧地攥住它。他想，要是没有这个“压舱物”，自己可能就要飘到空中去了。

霍斯港上空常有飞机飞过。

在晴天踏上这片土地，就能看见都柏林湾在脚下展开。左边远处是敦劳费尔港口，右边是波特马诺克。两者之间是空旷的山迪芒特海滩。

站在海滩上可以看到飞机无声地掠过天空，留下长长的尾迹。它们从海天深处而来，在霍斯海德岛上方画过一个弧线，便沿着南面海堤，无声地消失在了远方的城市群里。

在这儿，飞机是一道如此亮丽的风景，可艾迪却很少注意到它们。对艾迪来说，它们跟普尔贝各那些冒着烟的烟囱，或沿着地平线驶向邓莱里的渡轮没什么两样。白云、海鸟，甚至大海本身，这些都无法引起艾迪的兴趣。她陷入了沉思，对周遭的一切都浑然不觉。

这片海滩几乎就是她出生的地方。

他们将她带回家的时候，她才五天。她躺在妈妈的臂弯里被抱下了车。小小的襁褓裹在一条紫色的安哥拉羊毛毯里，一顶羊绒帽遮住了她的额头和耳朵。她妈妈走上前门的台阶，在最上面的一级停住了脚步，转身面向大海。

她爸爸已经打开门，走进门厅，正招呼她妈妈赶紧跟上来。噢，看在上帝分儿上赶紧进来。外面冻死人了！

可她妈妈仍旧抱着艾迪站在那里，大口地吸着冰冷的海风。跟湿热的医院比起来，这里简直就是让她留恋不已的天堂。所以她根本没有意

识到，自己刚出生的女儿也在大口地吸着这咸咸的空气。它灌入了她那像海绵一样的小小的肺，肯定还有一部分渗进了她的灵魂深处。

这就是艾迪现在的感觉。她觉得海滩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。对她来说，这里是特别的，也可能是唯一能让她保持清醒的地方。

早上的这个时候海滩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她和狗狗。海潮已经退去，白云低垂，几乎都快压到人头顶上了。天气预报说有雨，可现在还看不到丝毫征兆。

艾迪一直沿着海岸线走着。她已经走出半英里了，可大海似乎仍在远方。这一定是次低潮。开始出现水坑了，而且数量还越来越多，于是她停了下来。她可不想把鞋子弄湿。天气已经开始变冷，她真的应该穿靴子了。可她没有，她还是喜欢穿运动鞋，那样才能感觉到脚掌下起伏的沙地——踩在坚实的沙子上让她觉得很踏实。

艾迪一生都觉得身后总是有片乌云如影随形。这些天来，她觉得那片云终于赶上她了。只有在海滩上，她才觉得自己能走得比它快。

海滩上她可以跟自己说话，可以跟着自己的 iPod 放声歌唱，没人会听见。她想尖叫就可以尖叫——有时候她的确这么干了。她会尖叫，然后又为此而嘲笑自己。在海滩上，她可以思考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可以在脑中翻来覆去地仔细琢磨。它可以流下自怜自哀的泪。在狗狗面前哭让她内疚，可哭过之后她又能感觉好很多，几乎达到一种满足的状态。

狗狗胡乱地刨着沙子。它用前爪刨起湿沙，扒拉到后腿中间的地方，很快就在那堆起了一座小土包。它的下腹部脏兮兮的，可它似乎毫不在意。艾迪站在旁边看着狗狗做无用功。她想，它爱刨就刨吧，只要它高兴。

艾迪仰头看了看天。她仔细地端详着它，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似的。她想，她会很乐意飞入太空，然后从那上面俯视地球。那样的话，也许她就能将自己的处境看得清楚一点儿了。

她转过身，背对着海岸。即便从这里，她也能认出那幢房子。那是幢油灰刷的房子，位于一片灰蒙蒙的阶地中央。房子有三面可以看到海景的大窗，两面在楼上，一面在楼下。

他一定正坐在楼下的窗边。虽然站在这里她看不见，可她知道他一定在那。她知道他能看见她，他一直都在看她。这让她都有些不想回去了。

她从包里掏出 iPod，向下滚动着屏幕，花了一点儿时间才找到自己想找的东西。她选中那首歌，锁上键盘，将 iPod 放回了包里。接着，她抬起肩膀，仰面迎着风，等待乐声响起。

这是一首适合女高音唱的歌，不太适合艾迪，可她还是跟着唱了起来。她尽情地唱着，觉得自己完美地和上了拍子。

我知道我的救世主……

她记不住所有的歌词，但没关系，唱歌的感觉已经很好了。副歌部分她都会唱。

我知道我的救世主……

她仰着头，闭着眼，唱得十分投入。周围没有一个人，就算有她也不会注意的。狗狗从来不听她唱歌，她也早就习惯了这点。

艾迪开始大步往岸边走去，小狗绕着圈子跟在她脚边。她身后的天空已是风云突变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一艘货船突兀地出现在地平线上。它就停在那，挡住了人们的视线。烟囱仍在不断地冒着烟，可那颜色还是没有天空暗。飞机的警示灯断断续续地闪了起来。

远处的霍斯海德岛，又有一架飞机降下云端，优雅地滑向都柏林

机场。

通过护照检查处的时候，布鲁诺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承担不起这一切了。

太久没有长途旅行，他都忘了这事有多累人。虚软的双腿、干渴的喉咙，还有极不通畅的肠胃。

“来访理由？”

“政治避难。”布鲁诺脑子一热，信口胡诌道。

那家伙抬头看他，惊讶得眉毛都扬了起来。毫无疑问，他还没到能当警察的年纪，因为他看起来就只有十二岁。他的头发是耀眼的橙色，跟胡萝卜的颜色一样。所以，检查就是走个过场罢了。

布鲁诺恢复了理智。

“我开玩笑的。”说着，他神秘兮兮地凑了上去，想要挽回一点颜面。这才发现，等待的人已经在自己身后排起了队。

“玩笑开过头了，”他说，“事实上我是来度假的。一直待到大选结束，也就是11月5号。”

他举起机票打印件，可那家伙却看都不看一眼，只顾一个劲儿地盯着布鲁诺的脸瞧。

“好吧。”他说。

他抬起印章敲了下去，然后合上护照递还给了布鲁诺。他的动作十分缓慢，好像整天都没事儿似的。

“我跟你讲，”他说，“如果大选后还是那帮家伙当政，那就再回来找我，我们会给你找个避难所待着的。”

布鲁诺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理解他的意思。

“没有冒犯的意思，不要见怪。”年轻的警察加了一句，突然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。

“没关系。”

布鲁诺想说点什么其他的，但还是忍住了。他将护照塞进了夹克口袋，提起行李走开了。

等在行李传送带前的时候，他都还是一脸微笑，心想着刚才那事可真新鲜。要是在美国跟一个移民局的官员开玩笑，有人就要拿出橡胶手套来搜你的身了。

不过这引起了他的思考。等他看到自己的行李迂回而来的时候，他跟自己达成了一项协议。

如果共和党获胜，我就不回去了。

*

刚打开地下室的门，雨就落下来了。一场倾盆大雨，来得又急又猛。她赶紧冲了进去，顺手甩上身后的门，还好狗狗也及时从门缝里挤了进去。

“时间刚刚好，洛拉。不然我们就要淋成落汤鸡啦！”

最近她跟狗狗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多了。有时甚至还会冲着它长篇大论。真不是个好现象。

洛拉不住地围着空水盆转圈圈，期待地摇着尾巴。艾迪端起水盆在龙头里接满了水，洛拉立刻吧唧吧唧地喝了起来，一眨眼的工夫就把水盆喝了个底儿朝天。

接着，艾迪把水壶也灌满水，拧开开关，靠在橱柜上等水开。

她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，发现连10点都还没到。她有一整天的时间，整个早上，然后是整个下午和整个晚上。突然，她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个念头了。她不知道该如何度过如此漫长的一天。

她靠着橱柜站在那，心中突然升起了一丝希望。她牢牢地抓住这个

想法：她可以去见黛拉。她可以给她发短信，提议一起去喝咖啡。写一条积极向上的短信，她可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来寻求精神安慰的。可接着她就想起了今天是黛拉的图书馆日，她已经跟一所学校图书馆签约。她没空喝咖啡。艾迪觉得喉头一紧，眼泪都要涌出来了。她发现，自己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。

“你有没有动过伤害自己的念头？”这是那个心理医生唯一想知道的事。她在拿这个问题作掩护，她怕艾迪会自杀，那自己就难辞其咎了。所以她不断地追问艾迪“有没有动过伤害自己的念头”，尽管是个卑鄙的谎言，艾迪也会回答“没有”。

那个念头艾迪想过几次了？超过两次，不足五次，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。她动了那个念头，然后又开始想不能那么做的理由。为了洛拉、爸爸、黛拉，还有其他的女伴们。也为了或许“事情还会好起来”。

那个念头飞快地闪现在她的脑海中，但接着就又飘走了。她明白这不是个选择题。她正在试图拧开一扇门，一扇她知道早就关上了的门。

洛拉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，优雅地抬起头，与艾迪四目相对。西班牙猎狗的眼睛总是盛满了动人的哀伤之情。

“别这样，”艾迪哽咽地哀求道，“你会把我弄哭的。求求你别把我弄哭。”

她蹲了下来，温柔地揽过狗狗微湿的身体，将脸埋进了它后颈的毛发里。她闭上眼，瘫在狗狗身上寻求安慰。洛拉摇晃了一下，接着就稳稳地承受住了艾迪的重量。潮湿的沙子、咸咸的贝壳和动物本身的气味混合在一起，真是太难以抗拒了。可艾迪不得不推开它，不得不再一次站起来。因为壶里的水快开了，她得去关掉开关。

她成功地恢复了平静，算是一次小小的胜利！她煮了咖啡，还用微波炉热了些牛奶。剩下的牛奶还够再装上一杯，她允许自己最多就做做这样的计划。她端着杯子走到桌边坐下，啜了口加了热牛奶的咖啡。透

过露台的门，她凝视起落进后花园的雨来。全神贯注于咖啡和雨，她决定，别的什么都不去想了。

正准备站起来再倒上一杯的时候，天花板上传来了重重的击打声。一声、两声、三声短促的击打声，这是他需要什么东西的信号。

她强迫自己又坐了一分钟，才起身到上面去找他。

航站楼外排了一队等出租车的人。成群的人穿着夏装，露出被晒黑的皮肤，推着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行李车。好像人人都在抽烟。布鲁诺顿时觉得格格不入，非常孤独。

等他排到了队伍的前面，一个引导员招手示意他上前。

“请问几位？”

“就一位。”布鲁诺歉然地说道。

他打开车门，将行李扔了进去，然后也跟着爬了上去。他靠在椅背上，为旅途即将结束松了口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意识到司机将脑袋转了过来。他一脸询问地盯着布鲁诺。

司机说了些什么，可布鲁诺却完全听不懂。是口音的问题。

“不好意思，请再说一遍？”

“我说我不会读心术。你得告诉我你要上哪儿去。”

“哦，”布鲁诺快活地说，“我要去山迪芒特，你能载我去山迪芒特吗，谢谢。”

在车从停靠的路边开出来之前，他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布鲁诺倾身向前，将脑袋探进前排的两个座位中间。

“你知道山迪芒特哪家酒店好吗？家庭旅馆也行。”他问，“我需要找个落脚的地方。”

司机从后视镜盯着布鲁诺。

“去山迪芒特哪儿？”

“那是个海滩吧？也许我们可以在海滩附近找个地方。”

司机仍旧看着他。“好吧。”他说，但声音里还是带着一丝怀疑。

“我在这儿有亲戚。”布鲁诺又说，可司机似乎根本就不感兴趣。

山迪芒特。他姐姐只能记住这么多了。她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了这个名字，他把它抄到了旅游手册的内封上。“他们过去就住在海滩上。”他姐姐当时是这么说的，可她也只能想起这么多了。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仍然住在那里。

首先，他可以在电话簿上找。如果那上面没有，他可以开始到处打听。肯定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的。就算他们搬了家，没准儿也能找到新地址，也许会有人知道该上哪儿去找他们。当出租车加速穿过城市时，布鲁诺一直都在设想着各种场景。他有条不紊地琢磨着，总能得出相应的解决办法。他唯一没有考虑过的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不想见他。这种可能他真是一次都没有想到过。

出租车绕过一个交通拥挤的小岛，又驶过一架丑陋的大桥。布鲁诺的右边，一条河将城市一分为二。码头上延伸出一排低矮的灰色房屋，下面灰色的河水静静地流淌着。他转向左边，看起了那里的船来。游轮和货船斜倚在码头边的墙上，小快艇晃晃悠悠地荡在河中央。再远些，他想，肯定就是海了。

出租车在收费站前的车队中停了下来。安静中，布鲁诺开始注意到了车里的广播。那个女主持人念新闻的口音让他很高兴。他倾身向前，有滋有味地听了起来。对布鲁诺来说，这是来自过去的声音。

“美国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，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·奥巴马在战场州的得票数直逼其共和党对手约翰·麦凯恩。在过去的十一场选举中，俄亥俄州的选民们已经选出了胜者。现在，奥巴马参议员已经领先麦凯恩参议员三个百分点。今晚，两位候选人将在第二次电视辩论中再次交锋。”

布鲁诺笑了。

他真是太想摆脱这一切了。

当然，现在一切已经尘埃落定。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其他结果。

当你看见这个男人坐在总统办公室的桌前，伸长手臂签下那著名的左撇子签名时；当你看见瘦高的他携娇妻走出空军一号，冲着摄像机举起手时，看起来他就是属于那里的。很难想象别的什么人站在他的那个位置上。

新闻上的那些人说了不下一百次房地产市场要崩溃。你会听见他们说经济衰退得比预想的还要严重，债务也会增加，可这并不会真的让你吃惊。因为很显然，事情最后总会演变成这样，似乎一切都只是顺其自然。

不过，你不得不记住的是：当时，谁也无法知道它将会如何结束。

第二章

车流量一天比一天小。很明显，路上的车越来越少了。

处在前窗这个绝佳的有利位置，休看得一清二楚。

“我在进行一项研究，”他说，“每天早上，我都以十分钟为一个单位，数其间会有多少辆车通过。毫无疑问这个数字越来越小了。而且，晚上的情况也是如此。”

他看起来就像只可怜的熊，孤独地蜷在自己的卡弗椅^①里，双手到手肘的地方都打着石膏。白色的影子投射在红木桌面上。他的皮面日记本摊开着放在他身前，书脊上很多余地放着一支自来水笔。

“噢，真的吗？”

她想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，可今晚她累了。说实话，大多数晚上她都累。天黑得越来越早，都能感到黑夜在慢慢降临了。对此艾迪很高兴，因为这意味着煎熬的白天变短了。

休全神贯注地盯着海滨路上那一串移动着的车灯。

“我觉得，去上班的人越来越少了。”

“工作越来越少了啊。”她应该知道。

“跑步的人多了。”

“是啊，这些天游泳池里的人也多了。他们都在努力维持着自己的

① 卡弗椅：由17世纪北美洲新英格兰普利茅斯殖民地首任总督 John Carver 而得名，有扶手、灯心草座和纵横支柱的背。

斗志，可怜的家伙们。要知道，失业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。”

可他没有听她说话。

“我想给《爱尔兰时报》写东西，”他说，“去拿张纸，再拿支笔来，好吗？我说，你写。”

“我是不是应该提醒你，我是你女儿，不是你的奴隶？”

“我是不是也应该提醒你，我他妈的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子，全是因为你？”

他被狗狗绊倒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

他一手端着一杯红酒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没注意到贴着墙从他面前跑过的洛拉。当时他正大声叫着艾迪，让她在碗里放点腰果端过来。墙壁把洛拉衬得一点儿都不显眼，等他意识到狗狗正从他面前跑过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

他本能地想要护住红酒。等艾迪跑过来查看究竟的时候，他已经跪在走廊地板上，手里还抓着两只杯子柄，奇迹的是它们居然没被摔破。红酒当然是洒出来了，在他跌倒的时候泼了很远，紫红色的酒液溅得满墙都是。可红酒杯却完好无损。这该死的杯子不过一欧元一个，随便哪家百货店都可以买到。

他当时就知道两只手腕都骨折了。跌下去的时候，手腕承受了身体的全部重量。

现在，他整天就坐在那数自己不能做的事。

“我他妈的甚至连擦屁股都不行了。”他说。他这是去医院赴自己的门诊预约时说的。他想博点同情，不然好歹赢点笑声也行。可这里的人一点儿都不买账。太他妈没幽默感了。

“很不幸。”被派来诊视他的一位年轻整形外科医生说，“奥斯卡·王